

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
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行下倣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移風易俗在則人亡則書此應劭風俗通所由作也然漢世有其書後人著述多引以為證今罕見全本錫學比刊白虎通矣風俗通一體書也尚缺焉三衢毛希聖挈來橫

經錫守劉平父一見以此勉之遂繡梓于學客有自錫山來者道廣文此意徵予跋語余深嘉教之浹洽異書迭出可為斯道賀敬因其請而題于篇首云大德丁未中和節太中大夫行都水監李果題

風俗通序

城雙劍張某謂天生寶物終當合古劍古書一也白虎通與風俗通二書並行于二千年前不復見矣余觀風西浙至無錫省耆儒李顯翁晦來訪云魯齋許文正公之門人劉平父世常來守吾邦嘗刊白虎通于學參政恪齋嚴公題于卷首方慮未得風俗通以完

二書未幾某之子元昭錄吳泮得之於館以生以歸郡博士遂抄之將併刻于學願求者語余曰神物終合之論信然喜而為書大德乙巳陽月中議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謝居仁顯卿題

大德新刊校正風俗通義序

漢太山太守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
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
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
子百家之言紛然殺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
競一作竟復比詛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
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
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
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
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
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
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
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
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
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
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
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

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觀諸侯見
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
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
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
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
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
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
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
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
爾雅之闕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
書子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
願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
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
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
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
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
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風俗通義序

大德新刊風俗通目錄

漢太山太守應劭

第一卷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第二卷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第三卷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翺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第四卷

長沙太守汝南鄧暉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第五卷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鄧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儀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第六卷

商角

宮徵

羽墳

笙鼓

管瑟

磬鐘

柷琴

空侯箏

筑缶

笛批把

竽篴

簫箎

菰籟

第七卷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第八卷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莢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腰

臘

祖

楔

司命

第九卷

世間多有見怪

世間多有惡夢

城陽景王祠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世間亡者多有魄持其家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見神

世間多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

世間多有蛇作怪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第十卷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沉

沛

湖

陂

渠

溝

洫

大德新刊風俗通目錄終

風俗通義皇霸第一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真真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哲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揚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虞戲燧人神農伏者別

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鑄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

文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
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
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
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
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
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
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
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
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
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
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
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
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
作乎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
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
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
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
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
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
始光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
至於訟閭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
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
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
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
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
虞舜兪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
也言其攘除不軌改毫爲商成就王道天下
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
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性也爲

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脩民事諸侯備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豸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貍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旣無讞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堅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諡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鵬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僂笑莊王恃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家

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成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環錄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淩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

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望齊晉崤嶽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爲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爲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爲秦所滅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

封高於畢因爲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爲秦所滅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爲御驂騑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

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于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襄十世而亡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廼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子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顧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

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華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子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髯大脣大匈脣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

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開教訓而免諸罪矣弛於負檐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

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燂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王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因問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

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
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寧越蘇秦杜
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
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
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遁
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
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
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
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
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
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
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枝之雖阿衡宰政
責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襲繼
踵每輒挫衄亦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

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厭毒流諸夏亂延蠻
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
四海又安世宗擴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
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之和乎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匱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